



宋元通鑒

百廿六之九

宋 帝 焘
端 宗
元 帝 昺
世 祖



卅五

特 別
48
3719
35



3719
35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六 丁丑一年

帝昞二

德祐二年 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 春正月丁卯朔元兵

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李芾拒守三
越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阿里海牙督戰益急與諸
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

李芾死節

通鑑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一百二十六

尹毅一門
死節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日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毅
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
時行此迂闊事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
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之因留賓佐
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
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
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
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
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

楊霆死節

沈忠一門
死節

陳億孫顏
應焱死節
潭民死節

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
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
舉家自盡城無虛井溢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
孝忠以城降阿里海牙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永柳
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後徙汴穀字耕叟長沙人舉
進士居家教授至是死節諸生數百人往哭之霆字
震仲自少以志節聞元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
東地謝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
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

曾如驥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三十一
高宗皇帝二

陳孝忠死
戰

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眾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衣麻衣躡草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 陳文龍黃鏞遁辛未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林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知嘉興府

陳文龍以死節著此不宜書遁

趙良淳死節

劉漢傑以城降元 元兵圍安吉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眾城守夜就芟舍陴上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良淳字景程汝愚曾孫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 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于元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

徐道隆子戰孫死節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帝熈二
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呂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 巳卯參知政事常林遁以夏士林僉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癸未進封吉王昱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克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

事 召留夢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 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阜亭山阿刺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

表曰宋國主熹謹百拜奉表言熹眇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熹非敢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熹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熹三百餘年宗社遽至隕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温州之清渙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

世傑義殺
卞彪

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惟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彪舌傑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為憂憤縱酒卒楊應奎自元軍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乙酉太后乃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丙戌以家鉉翁僉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僉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戊子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於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
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願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萬戶忙古帶宣撫，唆都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之。」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秀王與樺從行。辛卯元，張弘範、孟祺、程鵬飛齎所易宋稱臣降表至軍前。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爲藩

輔。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元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嚙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

印告勅罷官府及侍衛軍 壬寅以賈餘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岳同僉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克祈請使如元餘慶兇狡殘忍岳狎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謝堂納賂于北歸遁 元伯顏引文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呂文煥從旁論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

空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人等日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於正月十八日齋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祕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餘物權免徵稅祕書省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

楊鎮
楊亮節
張全

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正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卜筮通曉天文曆數并山林隱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聞各山大川寺觀廟宇并前代名人遺跡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伯顏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收宋國衮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伯顏聞之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

洪福子太
源大淵死
節

遂同走溫州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朮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母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蒞殺福子太源大淵諄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

宮女死難

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 元人索
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 三月
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
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峰觀臨安形
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
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
禮明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
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
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
謝氏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

徐應鑣子
琦崧女元
娘一門死
節

壯詩

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
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同赴井死
應鑣字巨翁江山人 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濬
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
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
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
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
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
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
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

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

樵者

金應

私聳

子德潤

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美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以去。濬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溫州。以求二王。元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經略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

蘇劉義

益王 廣王 秀王

林起鰲

溫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于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

元史格

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旣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弃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亦爲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 謝太后與帝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

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夏四月元以河南兵事未息
開元路民飢並弛正月五月屠殺之禁 元郝經歸
見元主錫燕大庭咨以政事其從行者賞賚有差
五月乙未朔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
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淑妃
為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
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
聲出府中眾皆驚仆進封弟昺廣王為衛王 以陳
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
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

衛王

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
保康軍承宣使 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
武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
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
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
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
固辭不拜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
傑于江淮杜濬募兵于溫州 丙申元主忽必烈廢
德祐帝為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

呂武

高應松死節

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即赴上都見元主于大安殿，遂有降封之辱。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

有言重文輕武者宜熟思

此何時也言者猶為所使

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罷直學士院。陸秀夫、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元董文炳謂唆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唆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唆都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權知府事。蕭雷龍脫走，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為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

蕭雷龍黃巡檢死節

縣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項不見以驚死故相留
夢炎降元 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牙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弃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 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傳卓至衢信諸縣民多

黃俊死節

吳浚翟國秀

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請元兵降 元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命耶律鑄監修國史 秋七月丁酉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天祥欲還溫州進取陳宜中不從益宜中弃溫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故命天祥開府南劍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木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

秀山傳卓

李庭芝姜才死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旣而淮安盱眙四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拔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

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俾。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

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為秦州諮議官秦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秦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自是國事日去益不能支矣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後徙隨之應山淳祐初進士才濠州人少被掠入河朔

宋應龍夫婦死節

節一正死

以武功顯應龍以儒生通兵出入行陣三十餘年一正廬州人武舉進士元郝經卒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經少負異質博覽無不通為學務有用及使宋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文集凡數百卷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後為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使郝經書于真州忠

苗再成趙孟錦死節

水小人於國社垂仁之際猶諳親賢異哉真豺虎之所不食

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 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時揚州既破元兵攻真州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城遂陷再成不屈死 元主召阿朮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為食邑 秀王與樺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樺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樺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諫者益急卒遣之 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

黃恠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 張世傑遣都統張世

扁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浚

奔寧都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去太皇以病久

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二

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

廣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

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

為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

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

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

曾逢龍

熊飛

馬堅

廣州 知邕州馬堅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巖關。元軍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堅。堅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攻三月。堅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

趙時賞
劉洙

逢龍禦死
節

熊飛死節

秀王玉弟
與處子孟
侍李世遠
趙由鳴林
溫死節

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樸與弟與處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瑒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珪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弃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帝至泉州。舟泊于港。

通鑑 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帝昞二

宜中激變

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
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
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
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
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 十二月蒲壽

趙潛不終

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 趙潛奔廣州遁
制置副使方輿亦遁 降將王世強導元人入福州
知州王剛中既降遣使徇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
之而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
守阿刺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

陳文龍母
子死節

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
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
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
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
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
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
死之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為收葬之文龍字君
貴興化人君子謂不負科名云 元東西川守將合
兵萬人圍重慶肆于標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
中益得自守張珪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

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
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 元阿里海牙為
書許馬堅為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
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牙乃
築堰斷大陽小濬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
隍城遂破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
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
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堅部將婁
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
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

馬堅死節

婁鈐轄死節

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
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
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為出戰也甲以
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
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
遺矣阿里海牙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
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書幅
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
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游哉吾得
其所乃投南流江而死堅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

鄧得遇死節

通鑑卷一百二十七
以忠勇為名將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一年進士
帝駐于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
唆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元軍分道入
兩川以合丹關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
花李德輝領西州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
都給軍食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七 起戊寅至巳卯凡二年

端宗一

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春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

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

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潛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

與去疾降元 元封道士張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

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道教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吳浚不終
封道士拜
國師真
習可憎

斬凌

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吳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元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元將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元以去冬無雨雪，春澤未繼，問便民之事于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默等對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糜穀之多，無踰醪醴。」

陳瓚

張鎮孫

况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切禁止，從之。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與復司空山民傳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元申嚴大

張德興
劉源
傳高

趙璠
何時

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 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于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 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往禦之伯顏與其眾遇于幹魯懽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 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

高日新

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璘起家丁義民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 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輩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眾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佞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

鄒淵

輩信列節

趙時賞

異人

劉時賞
死節

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許鄒鳳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二子死于道。信安豐軍人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進士。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

謝洪永

張積翁傳
高死節

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番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至是唆都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元劉深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力單弱。若不暫從。恐為合郡生靈之患。元主原其罪。元遣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子以去。傳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冬十月丙辰朔日食。以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

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
踈略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
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
以朝衣披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 甲辰元峻
都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峻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
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
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十一月元將塔出初
令峻都取道泉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峻都既取興
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峻都恐
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

陳瓚死節

馬發

張鎮孫不終

趙孟潛死節

大明登極即修元史示史不可滅何其厚而元於宋帝未亡之日遽書亡宋點虜不仁至此哉

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
城 元將劉深攻帝于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
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反 元樞密院
臣言宋文天祥與其徒趙孟潛同起兵行中書發兵
攻之殺孟潛天祥僅以身免元詔以其妻孥赴京師
元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曰亡宋行
在宜曰杭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
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
占城不果 是年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眾侵

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若三百餘而還

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為

平原郡公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

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川為

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

梯衝將攻之珏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

日督戰益急珏與也速解兒戰扶桑琪元兵從後合

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

不支歸索鵠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

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珏字君玉隴西鳳州

珏死節

王世昌王明城死節

人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將

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相繼

降于元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

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

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二

月呂師夔以張鎮孫及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

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唆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

城守益備唆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

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唆都屠

其民元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寢䟽元主欲釐正之

馬發城守死節

元曆

郭守敬
楊恭懿
張易

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
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
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元以川蜀地多嵐瘴弛
酒禁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
王事宜乃留唆都蒲壽庚行省事于福州鎮撫瀕海
諸郡文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
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
王道夫復廣州帝遷駐碭洲曾淵子至自雷州
以為叅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
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碭洲遂有是命

凌震

王道夫

曾淵子

夏四月戊辰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
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
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
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
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不
見上大行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
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
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
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五月
癸未朔改是年為祥興元年乙酉升碭洲為翔龍縣

張應科死
戰

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
利用因降元 六月丁巳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
死張世傑悉眾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元史格
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 巳未帝遷
居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
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
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
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
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為
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

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
十月始罷 巳巳有大星隕于廣南聲如雷數刻乃
巳 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 元張弘範言張世傑
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為蒙古
漢軍都元帥賜寶劔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
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拔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
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
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眾數萬小
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往討獲周隆賀十二

張烈良劉
應龍
周隆
賀十二等
死節

趙與珞冉
安國黃之
傑城守

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牙略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于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其諸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元阿合馬奏立江西推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參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

元崔斌

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旣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推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八月庚申月貫南斗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旣墜地聲如鼓一時頃止 巳巳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

天祥亡母
下長子

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壬申以姚良

臣為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匡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

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

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牙遣人

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于瓊州不從

率兵禦之 十一月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

降于元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閏月李恒兵

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又敗二人奔

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洪範 元開酒禁 十二月

弘

與珞安國之傑死節

至清遠之徒

崔國秀

討劇盜

鄒鳳

劉子俊代死奇節

壬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匡

山與崔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

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

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

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

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為

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

相遇于途各爭真偽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

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

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

悉還之。馮字鳳叔，吉水人。徙永豐。子俊，字民章，廬陵

人。元西僧楊璉真，加利宋殯宮金。王發諸陵在紹

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

馬枯骼為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

行，貸得白金為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

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

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眾如珏言，夜

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

以識聞者，悲之。楊璉真加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

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申屠致遠力拒之，乃止。

元用楊璉真作此盜賊行徑許衡諸公何在唐珏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left page.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八 庚辰一年

帝昺

祥興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春正月元賜廉希憲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

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

世傑決于一戰大誤
執玉捧盈
可付輕擲
耶

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蕪。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合恒守厓山。元東川行院耻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令人德之。於是東川州

張達

縣皆沒于元。二月壬午，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達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

翟國秀凌震不終

陸秀夫死節

一息尚存
此志不容
少懈抱帝
一事得無
可商

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止爲趙

張世傑死節

氏一由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舩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世傑隨水溺死世傑范陽人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景定元年進士宋亡元得宋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六丁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日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洞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宋紀 四
之民不與焉。陸秀夫在海上記二王事爲一書甚
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光薦以
其書還廬陵光薦卒遂失傳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
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乖
其方馴致焚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
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
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
臣接迹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區
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固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
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
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
之專劉整之叛又曰以主柔臣強之宋豈能以數
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
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
由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
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
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
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宋紀五
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責人而不專委之於天也。

元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官給其需藁葬之 元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通禮 夏四月元西僧八思巴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秋八月元主以每歲聖

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斂之民詔天下罷之

九月元詔太子叅決朝政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冬十月文天祥至燕初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是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旣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索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李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汎論。李羅曰。汝不肯說廢興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者也。予前代宰相不

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

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宋太學生廬陵王炎午作生祭文以祭天祥。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華元跟蹤。子胥脫走。丞相自敘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

宋王炎午

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胥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邪。尚欲有所爲邪。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典。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兩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臣皆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

就義當以果卿張巡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刑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爲匹。羈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爲德。又反爲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

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骫。髀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

通鑑卷五十八 宋紀 九
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

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爪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計則哭。天祥死節事在於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十二月中。十二月元增置宿衛，初元宿衛皆領於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華言分番宿衛也。年勞旣久，卽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

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紀
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幹耳朶
怯薛尤多國之大費每糜於此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江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元紀一 起庚辰至壬午凡三年

世祖一

以宋元並稱不得已也余故於其絕滅綱常之事難極之痛駁之以戒萬世俾大羊知警

至元十七年春正月丙辰立遷轉官員法凡無過者授見闕物故及過犯者選人補之滿代者令還家以俟又定諸路差稅課程有增益者即上報隱漏者罪之不須履畝增稅以搖百姓 甲子以總管張瑄千戶羅璧收宋二王有功陞瑄沿海招討使虎符璧管

翟瑄

取侮

通州運河

軍總管金符 戊辰詔覈阿里海牙所俘戶口放為民時阿里海牙下荆南江西廣西海南之地得州凡五十八峒夷山獠不可勝計行臺御史言其俘獲三萬餘人悉役為奴自置吏治之責其租賦詔行臺御史大夫相威檢覈之悉放為民既而御史中丞翟瑄亦言阿里海牙總制兵民子弟親黨分列要路威權太盛宜罷其職并轉徙其黨勿令久據荆湖不聽

二月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征東元帥忻都洪茶丘請自率兵往討廷議姑少緩之 丙申詔諭真人析志誠等焚毀道藏偽妄經文及板 庚子浚通州

運河

都元帥張弘範死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

柔第九子也元之滅宋于崖山弘範之力居多至是

瘴癘疾甚出所賜劔甲付嗣子珪曰吾以是立功汝

佩服勿忘也語竟遂瞑年四十三

張柔父子稔惡

姚涑曰余讀金史見張柔之感金張弘範之覆宋

未嘗不掩卷而歎恨渠父子之濟惡以戕宗國也

夫柔宋遺民也不當仕金而仕之已失身矣既為

之戮力行間已而為蒙人所獲不能即死反為敵

用又劫金以兵金亡而又移師攻宋其罪蓋不容

於死柔死弘範繼之範也忘其身之先為華也不

不可無此
議論

思沈勁李湛之求蓋前愆踵其父惡而敢於傾宋
範之罪通于天矣初柔首造逆謀乃治兵於亳而
範復成之故亳有張氏廟而範之廟碑則元學士
虞集所撰也大抵侈蒙主之威德與張氏之功勳
而不知柔父子之元惡寔萬世華人之所痛恨也
後之君子若忘元之為夷則集言似未為過若不
忍於宋之滅於夷也則集之褒頌誇美真所謂一
字一涕也尚忍終篇乎哉顧集與柔範等耳無足
深罪我太祖皇帝嘗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
子孫世不得齒于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

立論更嚴

故終夷之也柔範之後宜在此禁而獲免於論豈
宋濂諸人皆嘗失身於元而無以發斯義歟何當
時朝議之獨遺此也或謂柔範仕元為元奚咎之
過哉蒙恬三世為秦將兵恬死於忠而君子猶以
事秦非之柔範之罪浮于蒙氏其能逃天下之誅
哉

三月甲辰帝如上都 癸亥高郵等處饑賑粟九千
四百石 夏四月癸酉定杭州宣慰司官四員 乙
酉以宋太常樂付太常寺 丁亥立杭州路金玉總
管府 甲午敕軍戶貧乏者還民籍 庚子歲星犯

阿答海

軒轅大星寧海益都等四郡霜真定七郡蟲皆損桑
五月高麗國王王瞻以民饑乞貸糧萬石從之

六月丁丑阿答海請罷江南所立稅課提舉司詔御
史臺檢覈其實以聞 壬辰詔范文虎議征日本

秋七月戊申太陰掩房距星巳酉太陰犯南斗 乙

丑罷江南財賦總管府丁卯併大都鹽運司入河間

為一仍減汰冗員割建康民二萬戶種秫歲輸釀米

三萬石官為運至京師 巳巳遣中使咬住歷江南

名山訪求高士且命持香幣詣信州龍虎山臨江閣

皂山建康三茅山皆設醮 八月丙子太陰犯心東

宣

許衡世元
可羞

星 戊寅占城馬八兒國皆遣使奉表稱臣入貢

丁亥許衡致仕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

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

行有時矣 姚樞卒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

力學既從楊惟中南伐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

頤朱熹之書因謝事携家輝州作家廟別為室奉孔

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惠學者詳具宋淳祐

二年二月許衡至輝盡室依樞以居始聞進學之序

既應世祖召歷官翰林學士承旨至是卒謚文獻

戊戌高麗王王瞻來朝且言益兵三萬以征日本

都實

河源

後之論黃河者皆以此為準然取信于一人之口亦宜再詳

是月大都北京懷孟保定南京許州平陽旱濮州東平濟寧磁州水 九月壬子帝還大都 甲子大陰掩右執法并犯歲星 冬十月己丑命招討使都實窮黃河源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苳思西鄙有泉自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轉近五七里匯為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名赤里赤忽闌也里木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

趙炳子仁

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闕郎及闕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利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丙申命在官者任事一月後乃給俸或廢事者斥之 陝西運使郭琮等殺安西王相趙炳詔逮琮等誅之初安西王既薨召炳入見因言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不法帝怒遣使

偕炳往按其罪至則琮等矯世子阿難答旨收炳及
 妻子囚之崆峒山炳子仁榮訴之詔即遣使馳往脫
 炳且械琮黨偕來琮留使者先遣人毒炳於獄中帝
 聞之大怒琮至親鞠之伏辜命仁榮手刃琮及叔雲
 于市籍其家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人所有何忍
 受之帝稱善別賜鈔二萬緡為治喪具 以郝禎耿
 仕為左丞阿合馬貪橫益肆接引二人驟升同列交
 為蒙蔽培歛日急內通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
 敢言者 召管軍千戶程鉅夫入見問賈似道何如
 人鉅夫條對甚悉帝說給筆劄書之乃書二十餘幅

三天奸

程鉅夫

以進帝大奇之因問今居何官以千戶對帝謂近臣
 曰朕觀此人相貌已應貴顯聽其言論誠聰明有識
 者也可置之翰林丞相火禮霍孫傳旨至翰林以其
 年少奏為應奉翰林文字帝曰自今國家政事得失
 及朝臣邪正宜皆為朕言之鉅夫頓首謝曰臣本疏
 遠之臣蒙陛下知遇敢不竭力以報陛下尋進翰林
 修撰鉅夫初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 以阿刺
 罕為右丞相復大發兵擊日本初帝屢遣使往通日
 本不納乃命鳳州經畧使忻都伐之無功而還復遣
 禮部侍郎杜世忠等使其國亦不報且執世忠等殺

之至是命阿剌罕為右丞相范文虎洪茶丘等為右丞李庭張瑄都參知政事並行中書省事率師十萬以往時高麗王曠來朝願益兵併擊之加曠行省右丞相十一月甲子行授時曆初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為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領之乃以衡兼領太史院事衡以為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協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所未及者其說以謂今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

為大半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者也其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衝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按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綫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

三十六以定月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
定晦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
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曆成奏上之賜
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
而用之靡有差忒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
暈珥虹霓精祲雲氣凡係于占候者具有簡冊 廉
希憲卒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自少篤好經史
手不釋卷至是為平章政事自江陵以疾召還太子
遣使問之希憲曰臣竊無足憂所憂者大姦誤國群
小附之病之大者也。大德間贈太師恒陽王謚文正

評秘大臣

伯顏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
名言 十二月庚午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
右丞燕帖木兒左丞崔斌斌既發阿合馬姦蠹海內
稱快未幾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慮其害已乃
奏理筭江淮行省錢穀誣構斌與阿里伯等盜官糧
四十萬及擅易命官八百餘員命都事劉正等往按
獄弗具復遣叅政張澗等雜治之竟寘斌等於死斌
有文學達政術副阿里海牙取荆湖廣海屢建大功
多所全活太子聞殺斌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不
及天下寃之 竇默卒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

劉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元紀
平肥鄉人幼知讀書嘗爲金兵所俘得脫歸南走渡
河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繼走德安孝感令謝
憲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默以爲學自此始乃北歸
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由是知
名帝召見官之每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方
汲黯帝嘗曰朕求賢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及李俊民
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
人矣默贈太師謚文正李俊民者字用章澤州人也
得河南程氏之學隱于嵩山時有隱士荆先生者授
以邵雍皇極數時之知數者無出劉秉忠之右亦以

李俊民

荆先生

爲弗及也及卒賜謚莊靜先生 辛未高麗國王王

瞻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糧一十萬

石出征日本給右丞洪茶丘等戰具高麗國鎧甲戰

襖論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壬辰漳

州民陳桂龍兵起命福建都元帥完者都等擊走之

桂龍及其兄子陳弔眼有衆數萬屯高安砦據之命

完者都及副帥高興討之時建寧賊黃華勢尤猖獗

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軍威大振華驚懼乞降完者

都奏以華爲副元帥凡軍行悉以咨之桂龍等乘高

爲險人莫敢進與命人挾束薪進至半山棄薪退如

征日本必
道高麗高
麗畏中國
之兵甚於
畏倭

平潭州建
寧賊

是六日誘其矢石皆盡乃藝薪焚柵斬首二萬級桂
龍遁走入畚洞 甲午大都重建太廟成遂行大亨
之禮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發鈔及金銀付孛羅以給貧民

丙辰帝如瀋州 二月辛未帝如柳林 乙未皇

皇后弘吉
刺氏

后弘吉刺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
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
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
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
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

猶有人心
元君臣不
及一婦人

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
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
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
孫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
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
退益厚待之 丙申帝還宮遣皇太子行邊復以伯
顏佐之帝諭太子曰伯顏有文武才汝母以常人遇
之也 三月戊戌許衡卒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幼
有異質稍長嗜學如饑渴時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
日者家見書疏義手抄以歸既逃難徂徠山得王輔

知祖宗不
知華夷

嗣易說兵亂中夜思書誦身體力行往來河洛間從
姚樞得程朱書益大有得慨然以道為己任至是病
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敢不躬祀扶而起奠
獻如儀既撤家人餒怡怡如也己而卒年七十三懷
人無貴賤少長皆哭于其門四方學士大夫聞訃皆
為位而哭既辭謚又得謚如此濫矣蓋非一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
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其之墓四字使
子孫識其處足矣後贈司徒封魏國公謚文正虞集
曰南北未一許衡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
其說以事世祖儒者之道不廢衡實啓之 丙午帝

如上都 辛酉立登聞鼓院許有寃者撾鼓以聞

夏四月癸酉頒中外官吏俸 辛巳通泰二州饑發

粟二萬一千六百石賑之 五月丙辰歲星犯右執

法 庚申嚴鬻人之禁乏食者量加賑貸 六月丙

寅以粟給謙州貧民其所鬻妻子官與贖還 秋七

月己亥阿剌罕卒于軍 癸卯太陰犯房距星 八

月甲子朔招討使方文言擇守令崇祀典戢姦吏禁

盜賊治軍旅獎忠義六事詔議舉行之 丙寅熒惑

犯諸侯第三星 庚寅以阿剌罕卒詔以左丞相阿

塔海代之未至范文虎等已航海至平壺島遇颶風

方文

紀天文特
詳

黷兵傷民

敗舟諸將各擇堅艦乘之遁去棄士卒十餘萬于島
眾推張百戶者為帥方伐木作舟為歸計日本覘知
之率眾襲殺殆盡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 閏
月癸巳朔熒惑犯司怪南第二星 丙午帝還大都
庚戌太陰犯昴 丁巳敕中書省減執政及諸司
冗員 括江南戶口稅課時京兆等路歲課自一萬
九千已增至五萬四千錠阿合馬猶以為未實欲覈
之上察其非而止 九月甲申太陰犯軒轅大星
壬辰占城國來貢方物 冬十月己酉樞密副使張
易等言叅校道書惟道德經為老子所著餘皆後人

高麗國王
請益兵建
城紛紛多
事

偽撰詔悉焚之 壬子用和禮霍孫言於揚州隆興
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舉學校官各二員 以程
鉅夫為集賢直學士兼秘書少監 十一月甲子勅
高麗國金州等處置鎮邊萬戶府以控制日本高麗
國王請完濱海城防日本不允 甲戌太陰犯五車
次南星丁丑太陰犯鬼 壬午詔論瓜哇國主使親
入覲 丁亥太陰掩心東星 己酉賜禮部尚書留
夢炎及出使馬八國掩都刺等鈔各有差 十二月
甲午以翁吉刺帶為中書右丞相 己亥罷日本行
中書省 丙午太陰犯軒轅大星 癸丑敕免益都

淄萊寧海開河夫今年租賦仍給其傭直是歲保定路水平陽路旱高唐夏津武城等縣蠹害稼並免今年租

十九年春正月丙寅罷征東行中書省 丁丑高麗

國王貢紬布四百疋 二月辛卯朔帝如柳林敕修

宮城太廟司天臺 乙巳立廣東按察司 戊申帝

還宮 己酉分軍戍守江南自歸州以及江陰至三

海口凡二十八所 壬子遣諸王相答吾兒擊緬初

納刺速丁自緬還言熟其國形勢可擊遂以太卜為

右丞也罕的斤為參政命相答吾兒督諸軍復往擊

海口戌

之 三月壬午益都千戶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合馬密鑄大銅鎚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時皇太子從帝如上都而阿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時高觶張九思皆宿衛宮中詰之倉皇失對遂執之訊問不伏及午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觶問果何為易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率去以所袖

太子可詐稱令可矯兵不可符而夜發偽太子可恣殺雖曰除君之惡法紀蕩然

通鑑卷一百九 元紀 三
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郝禎至殺之。囚右丞相張惠。於是觴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守博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奔潰。多就擒。高和尚逃去。惟著挺身請囚。時帝在察罕。腦兒聞之。即遣和禮霍孫等歸討。爲亂者獲高和尚于高梁河。與王著、張易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爲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爲我書其事者。復以張易從著爲亂。將傳首四方。張九思曰：易應變不審。則有之。坐以與謀。則過矣。乞免傳首。從之。王惲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爲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敗。以至臨命。氣不

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法。不以義與之可乎。程鉅夫

奏陳五事。一曰取會江南仕籍。一曰通南北之選。二曰立考功曆。四曰置貪贓籍。五曰給江南官吏俸。朝廷多采行之。賜第京師。安貞門以築居室。夏四月。丁酉。降甕吉刺帶爲留守。以和禮霍孫爲右丞相。和禮霍孫入相。皇太子謂之曰：阿合馬已死。汝任中書。事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或有沮撓。吾當力持之。故自時庶務更新。省部用人多所推薦。戊戌。陳桂龍來降。初。桂龍旣遁。陳弔眼猶擁衆連五十餘砦。未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元紀
下高興等擊斬之桂龍遂率其黨來降詔流桂龍於
邊地 五月己未朔鉤考省部官阿合馬黨人七百
十四人並黜之初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姦及詢
樞密副使李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
誠是也命發阿合馬塚剖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
犬食之四民聚觀稱快籍其家得積藏二人皮問之
其妾云每呪詛時置神坐于上又以帛二幅畫甲騎
圍守幄殿兵皆張弦挺刃內向狀涉不軌遂併誅其
子忽辛等四人尋令中書悉罷黜其黨凡汰其官各
省部者七百十四人罷其濫設官府二百餘所又以

張雄飛

秦長卿

劉仲澤

亦麻都丁

郝禎耿仁黨惡尤甚命剖禎棺戮其屍下耿仁于獄
誅之 癸未以張雄飛為叅知政事初阿合馬欲誣
殺秦長卿劉仲澤亦麻都丁三人兵部尚書張雄飛
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陷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
以叅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不能為也阿合馬怒
出為澧州安撫使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
馬恐其子忽辛為江淮右丞不為所容改陝西按察
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叅知政事忽辛被逮敕廷臣
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
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

矣遂伏辜 六月己丑朔日食 戊戌以占城既服復叛發兵討之初朝廷以占城既附遣唆都就其國立省撫治之王子補的負固弗率凡使臣經其國者皆執之帝怒決意進討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將之以行 秋七月戊午朔日食 庚午令蒙古軍守江南者更番還家 八月甲寅帝還大都 九月辛酉俱藍國入貢海外諸蕃惟俱藍尤遠自泉州至其境約十萬里招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遂遣使貢寶貨及黑猿一 壬戌敕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者

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杖決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仍詔諭天下 己巳遣使括雲南金定其賦稅用金為則 壬申詔諸路歲舉儒吏各一人中書省掾史有闕選樞密院御史臺六部令史轉用之令史則取諸路歲貢之數仍詔諸路歲貢儒吏儒必通吏事吏必知經史者各道按察使舉廉能者議等遷叙 冬十月辛卯復以耶律鑄為左丞相 丙申初立詹事院 庚戌詔兩廣福建五品以下官從行省銓注左丞相耶律鑄言有司官吏以采室女乘時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

通鑑卷一百一十九

五

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為宜從之

十一月丁卯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為國子祭酒

兼提舉浙東學校孔子後自宋南渡初其四十八代

孫端友子玠寓衢州帝既平宋疑所立或言孔氏子

孫寓衢者乃其宗子洙赴闕遜於居曲阜者帝曰寧

違榮而不違親真聖人後也遂有是命就給俸祿與

護持林廟 壬申以勢家為商賈者阻遏官民船立

沿河巡禁軍犯者沒其家 十二月乙未殺宋丞相

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

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

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

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

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

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昂吉等十人請釋為道

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

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

兵江西事為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

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

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

日燒箠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

殺宋主者 張弘範殺 天祥者留 夢炎皆宋 人也天乎 夢 宋丞相何 等人物而 王炎午恐 其為李陵 作生祭文 蓋夙忌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之遂撒襄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
爲天祥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
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
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
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
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
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
面如生天祥爲人豐下而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
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

歐陽氏

張毅甫

曾夫人

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
流涕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
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
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爲忠孝所感云 初天祥開
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
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
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猶行其志屢躓而愈
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沉
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
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鄧光薦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劉因

癸卯以札散爲平章政事 徵處士劉因因容城人

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爲經學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末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初御史唯用漢人至是崔或請叅取蒙古人用之又言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今宜

讀其書端士也

董文用

海運

朱清

張瑄

通鑑卷之百一十一 宋紀一
 令本臺得自選任既而江淮省臣有欲專恣而忌臺
 察之言者上議欲以行臺隸行省詔廷臣雜議兵部
 尚書董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
 其虎也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更加抑之則風
 采蕭然無復可望矣此不可行也從之 始元糧運
 仰給江南者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流至中
 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至京師又或自利津河或
 開膠萊河入海勞費無成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者嘗
 為富家傭殺其主亡入海島與其徒張瑄乘舟抄掠
 海上備知海道曲折尋就招懷為防海義民伯顏平

忙兀解

宋時遣清等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授金符
 千戶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
 平底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由海道入京然
 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逾年始至朝廷未知
 其利仍通舊運尋復因忙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萬
 戶府四總其事又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止令清
 瑄二人掌之 是年宋陳仲微卒于安南初厓山兵
 敗仲微走安南至是卒其子文孫嚮導宋師南征安
 南王憤伐仲微墓芥其棺仲微字致廣江西南安人
 天稟篤實雖生長富貴而惡衣菲食自同窶人故能

通鑑卷二百二十九
三
涵飶六經精研理致於諸子百家靡不搜獵說者謂
其出走外國雖若與陳宜中同科然宜中身為宰相
當國用事顧遺棄君父死有餘責仲微具臣直言不
用國滅而遁其踪跡亦可憐也

宋元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九

毛氏

